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史料
与
阐释

第四期

復旦大學出版社

复旦大学中文系高峰学科发展经费支持

史料与阐释(总第四期)

主 编: 陈思和 王德威

执行副主编: 张业松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料与阐释. 总第四期/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9-12403-3

I. 史… II. ①陈…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史料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史料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7391 号

史料与阐释. 总第四期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75 字数 687 千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403-3/I·1010
定价: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头语

从第三期开始,《史料与阐释》不再以年份编序,而是以年刊的形式,每年一本。本期是第四期,希望能够在2016年正式出版。

本期主打专辑是贾植芳先生百年(1916—2016)诞辰。本专辑的内容与甘肃河西学院有关,特说明如下:2014年,经甘肃河西学院和贾植芳先生的家属商议,贾先生家属同意将先生生前的全部藏书以及相关器物捐赠河西学院,为此,我倡议门下也以贾先生捐赠的名义,集体捐赠一部分图书,这个倡议后来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贾先生曾经担任过图书馆馆长)的响应,一共捐赠了三万多册图书。同年4月,复旦大学图书馆举办了隆重的捐赠仪式,7月,又在河西学院举行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的揭牌仪式。这些过程,本期发表的薛栋的《精神寓典籍 大爱传河西——贾植芳先生藏书捐赠河西学院记》一文有详细的记载。对于贾植芳先生的藏书捐赠活动,河西学院从校长到相关院系、部处的领导都给以高度重视,除了专门设立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以外,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专门建立“贾植芳研究中心”,并申报了校级研究课题。2015年4月,文学院举办“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宣读了12篇学术论文,从贾先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贾植芳与俄罗斯文学、贾植芳小说创作研究以及贾植芳精神人格建构等方面作了专门的探讨,限于篇幅,本刊选登了四篇论文:《“贾植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四个维度》(权绘锦)、《激情涌动下的癫狂与沉郁——论贾植芳小说的语言艺术》(钱秀琴)、《贾植芳为什么翻译契诃夫?》(赵建国)、《艺术直面“人的问题”——贾植芳小说简论》(王锐)。我在2014年7月7日与图书馆同仁一起参加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的揭牌仪式后,为河西学院师生作了介绍先生的讲座。本专辑也刊登了这个讲座的录音稿。所以说,本专辑在筹划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过程中,河西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是要特别表示感谢的。

此外,本专辑特别要介绍的是卞志刚的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卞志刚曾经是贾先生的邻居,1977年底“文革”结束不久,小卞夫妇新婚,住在复旦大学的一幢由招待所改成的宿舍小楼,这幢小楼里还住了好几位复旦大学的名教授,都是所谓“有问题”的人,其中就有贾植芳先生。先生当时在印刷厂劳动,师母还在青海,偶尔回上海来探亲。邻里之间相互照应,相濡以沫,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刚刚认识先

生,大约是1978年底之前,也经常到这幢小楼里,在简陋的房间和充满煤气味的炉子边,与先生喝酒聊天到深夜。在那些常常梦绕在脑海里的场景中,总是隐约传来孩子哭声和家長说话声,大约这就是小卞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的日常生活。小卞的孩子乳名小毛头,是先生极喜欢的男孩子。小毛头从小在先生身边长大,一直以为先生是自己家人。有一次先生午睡,大声地打着鼾。小毛头一人在家,吓得拼命地奔跑到父亲单位,把小卞拖回家来,说是“公公病了”。先生经常与人说起这段故事,说这孩子真是有情有义,将来长大了一定是条“好汉”。小卞一直以父母称呼先生和师母,后来搬家了,还是经常来看望老人。他这篇悼念文章写了很久,也写得很长,我从中取了五千多字刊登于此,读者从这些简朴的文字中一定能够感受到小卞的深沉感情,先生的人格力量也可见一斑。

本专辑还转载了一篇沈杰飞先生的《我与八年抗战中的〈扫荡报〉》,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先生特意推荐给我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到贾植芳先生的名字,但回忆文章里所写的一些抗战时期的场景,如国民党举办的留日学生培训班、抗战时期的《扫荡报》,以及里面提到的一些人,如曹祥华、谢爽秋、谢廷宇等,都在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里提到过,这篇文章所写到的一些故事,都可以看做是《狱里狱外》的背景材料。我把它作为本专辑的附录,对于想了解贾先生经历的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

为了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我们除了筹划了本刊的专辑外,还编辑了《贾植芳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和纪念文集《思念集》(上海书店出版社),希望读者们留意。

陈思和

2016年3月25日

目 录

【专辑·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贾植芳、任敏致胡风、梅志、晓风、晓山信件选(1982—2005)

陈润华 金 理 校注(002)

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

——陈思和教授在河西学院的演讲

陈思和(105)

回忆贾植芳先生与韩国的缘分

[韩]朴宰雨(116)

怀念与祭奠

——写在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宋炳辉(122)

悼念深情如父的贾植芳先生

卞志刚(128)

贾植芳先生的最后一天

陈国和(132)

于受难中试炼与昭证

——贾植芳创作试析

孔育新(134)

“贾植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四个维度

权绘锦(141)

激情涌动下的癫狂与沉郁

——论贾植芳小说的语言艺术

钱秀琴(145)

贾植芳为什么翻译契诃夫?

赵建国(150)

艺术直面“人的问题”

——贾植芳小说简论

王 锐(155)

精神寓典籍 大爱传河西

——贾植芳先生藏书捐赠河西学院记

薛 栋(162)

【资料】

我与八年抗日战争中的《扫荡报》

沈杰飞(170)

【专辑·胡风研究新文献】

求真歌

——诗体家书,答谢母性和童心

胡 风(180)

胡风致朱企霞书信选
《胡风评论集后记》初稿与出版稿的对照

晓 风 辑选注释(190)
晓 风 编校(231)

【论述】

日治台湾《小人国记》《大人国记》译本来源辨析

——兼论其文学史意义

许俊雅(256)

文艺之“经”与政治之“权”

——胡风与何其芳的论争探析

魏邦良(293)

沦陷上海的叙述与故事:陶晶孙的文学阵地

[日]中村翠(305)

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梳考

彭林祥(318)

看不清的中国新文学:从徐枕亚在越南的“新文学”意义说起

[越南]阮秋贤(333)

【年谱】

陈梦家年谱(上)

子 仪 编撰(346)

【讯息】

河西学院举办“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462)

新文学传统与传承

——贾植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 杨 相 宜(463)

对于贾植芳的研究,刚刚开始

邵 岭(466)

专辑·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陈润华 金 理 校注

贾植芳、任敏致胡风、梅志、晓风、晓山信件选(1982—2005)

1982 年

一、01/15

梅志兄：

同学李辉现派《北京日报》工作，他是湖北人，和我们相处得很熟，您在上海时也碰过面。他年青热情，也能勤学苦练，他到京工作后，您如有什么杂活，可托他跑跑腿，他是这届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生，也常写点译点什么。也请您对他多加指导和照应。

匆此

祝健！并问候全家好！

贾植芳

1982.1.15 上海

二、02/25

梅志兄：

今天收到来信，因为公务忙乱，好久没有写信，收到李辉去看过您们的来信，得悉风兄已能提笔写信，我们很高兴。为此，耿庸约我们到他家痛饮了三杯，以示祝贺。我在他家看了风兄的亲笔信和您的两封信，风兄文笔仍健，足见思路清楚，精神正常，可喜可祝。

您说，胡先生文集已决定印行，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文艺事业的一大进步现象，也是顺人心的一种表现。好在风兄已恢复正常，就请他亲自过问，因自选目到定稿，都要郑重进行。他能自己写个序文最好不过了。因为通过它可以向社会和人民说明许多内容，多年来的反面宣传，流毒还是有待肃清的。如果他精力不够，也应写个概括性的后记才好；应该趁文集出版机会，尽多收录一些篇目。文集所收各文，最好都加个“题解”或必要的注文，由您代行为上。这有利于中外读者，尤其我国的中青年两代。对于胡先生的文艺思想和事业贡献，他们多年来都被蒙在鼓里，闭目塞听，这种人工造成的不正常的历史现象，令人可气可笑。因此，多加注文，也是一种拨乱反正的需要和措施。

所需抄录的三篇文章（《文艺笔谈》《文学》《解放日报》），我日内从系内借出，由桂英抄好寄上。这里还有一册《文学与生活》（生活书店出版，属于《青年自学丛书》），自三十

年代出版后,好像并未重印过;《文集》内如收录,可以在此间复制寄去。《申报:自由谈》复印本,我们这里也有,我已让桂英查胡先生文章,顺便也叫她抄下来。如还要查抄其他报刊文章,也请示知。

前几天,我们这里的陈鸣树同志(他是李何林先生的研究生,近期提升为副教授)来访,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委托他和他那里的一个党员编辑(叫沈仍福,我也相识),编个《胡风著译系年》,我认为这事很有意义和必要。先由第三者编这份材料印行,作为将来编《胡风年谱》的一种准备工作;而且按目前形势,先由别人出面才好。我说了,我可以帮助他们进行,必要时我再介绍陈和您通讯联系。此君为李何林得意门生,我1978年进京看见何林同志时,他特为我提及,人颇老实,“文革”前他和王元化同过事。他此次提升副教授,学校叫我给他写个鉴定,我把他吹捧了一通。

在《文集》最后一卷,可编个《胡风著译书目》附后(还应附有胡先生近照,生活照、字迹、签名、著译初版封面等)。

您托上海作协魏绍昌复制的那批材料,我因为好久没碰到过他,不知进行如何。如仍需请他复制,我再托他。他此前来信说,那些杂志,都是他个人的存书。我与他有些工作上的交往,王戎也与他相熟,他总是乐意帮忙的。他此前来信说,交给他的那几首胡先生的有关红楼梦人物的诗,已交付于天津出的《红楼梦学刊》,本年春季当可印出。届时,他会给您把书寄来。

我本学期招了三名比较文学研究生(两名出国),还有两个进修生。这是一门新课,需要花时间看书查资料,加上各样的杂事,所以非常忙乱,整天应接不暇,没有自己的时间,实在苦恼,这也是好久没有给您写信的原因。

这个期间有些变化:

一、上海公安局为中央文件加给我的那个尾巴,在年前来家为我平反。是张邹均等二位同志来的,他交给我一张上海公安局的决定书。先说了一大堆话,说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公安部、文联,还有周扬、夏衍同志以及上海的领导都很关心;他为此也跑了两次,才算解决。但这个决定书也写得吞吞吐吐,并不真正的实事求是,而且只字不提中央文件,由上海公安局承担责任。因此,我还有自己的看法,预备还要给胡耀邦主席写信说明情况。另外,北京语言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为我写了个材料(我已看过校样),关于这段历史情况,我在那里作了一些说明,他们已付印。这也是自己为自己平反的一个方式(公安局的决定书附寄一份给您)。

中国作家协会前月来信通知我,说是第六次主席团会议决定恢复我的会籍。最近又来信,要我填写文学活动计划。我填了这个表,说起我的书籍文稿55年被查抄一空,希望他们帮忙解决。

桂英的户口已在年前由上海市委夏征农同志批准了。说是“情况特殊,应予照顾”(上次批的是“按政策办”)。现在就等宝山县通知办理,这事好不容易,全是学校的鼎力支持,才算办妥了。桂英现在跟政治系学生上日文课,户口办妥了,再请学校给她找个小事做,就算大致就绪了。

李辉同学到京工作,我要他去看您们。他是湖北人,为人聪慧,好学,也写过些文章。他首次进京,人还干练年青,如有要跑腿的事情,就着他相帮,也希望您和胡先生对他多加教育帮助,他也还上进好学。

信写到这里停了笔,我到学校走一趟,已找到《文学》上那篇《秋田雨雀访问记》^①,晚上由桂英抄好。我找着了1950年9—10月份《解放日报》,未发现您说的那篇写劳模的报告文学,想或记错了时间,再查找看看。只找到另一篇文章,题名为《用文化的力量粉碎侵略战争的阴谋》(《解放日报》,1950年10月8号第6版)。

附寄去六张照片,有胡先生的四张放大照,上海的那些照片我此间新闻系的一个研究生代洗。他因忙于写毕业论文,耽搁了下来,俟洗出后,当再寄上。另两张照片,一张是去年暑假方然儿子钱家俊来沪时合照的。他现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与我有通讯关系,也正在赶写毕业论文。一张是我的侄女贾晓林夫妇春节来沪和我们一家人在虹口公园鲁迅像前照的。这个姑娘就是50年代跟我们一起过活的那个小女孩,今年已经37岁了才结婚。现在北京经济学院作助教,教英文。

我过年前在军医大学作了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据医生说,内脏一切正常,无异状,只是有气管炎毛病,说是“花钱买下的病”——吸烟所致,他劝我戒烟,但是工作这么繁杂,没烟这个旅伴实在不行,听说路翎兄烟酒戒绝,非常敬佩,愿意努力向他看齐才好。

匆此不一,即颂

健安! 问候风兄及全家好! 京中诸友并请致意。

任敏、桂英附笔问候。

芳

82.2.25 夜中

三、02/27

梅志兄:

大前日寄来一信,并附去《秋田雨雀印象记》一文抄件。想该收阅,现在又寄去录自《文艺笔谈》初版本的《从〈田园交响乐〉看纪德》一文抄件,请鉴收。胡先生此文写于1935年10月。那时正是纪德出版了《拥护文化》^②宣告了自己新方向,转向社会主义,赞美苏联,因而被世界进步文化界所颂扬的时候。但这之后,就在翌年,他访问了苏联,在那里回国后,却出版了《苏联归来》这本反苏作品,又被资产阶级阵营大肆宣扬,中国的反动文人也竟译这本书,作为反苏反共的工具,他又被世界的反动派弘扬了一翻。而在希特勒侵占法国后,听说他又不像罗曼·罗兰那样的坚贞不屈,甚至很不名誉。——这些都是我记忆中的东西,属于印象一类,说的或不很确切。但《文集》收胡先生此文,拟需要由他自己,或您作为编者,在文后新写个《附记》或加条注文说明一下情况较好,以免坏人趁机生事。如果认为有此必要,可就近托绿原兄。他们在京查一下新近出版的《外国作家人名辞典》之类的工具书有关 Andre Gide 条目,弄清真实情况才好。

耿庸兄处转来路翎兄的《战争,为了和平》中的第九章,他拟了一个题目《巍峨的感情》,我已转到南京的《钟山》。那里的负责人叫丁芒,是个解放军的诗人,与我尚友善,希

^① 当指胡风的文章《秋田雨雀印象记》(参见收入本书的贾植芳致梅志信,19820227、19840705)。该文最初发表于《文学》1卷2期,1933年;后收入《胡风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1935年6月21—25日,纪德在第一届国际保卫文化大会上致开幕词并主持会议(参见《安德烈·纪德年表》,收入《纪德文集》,徐和瑾、马振聘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其讲话曾以《拥护文化》为题发表于《时事类编》第3卷第17期,1935年10月,译者署名高磷度。胡风在《从〈田园交响乐〉的中译本看纪德》中提到了《拥护文化》,胡风的这篇文章已收入《胡风全集》(2)。

望能在这个刊物上刊出。翎兄久不在南京生活,那里的知识界会关怀他。如果能刊出,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情况如何,容得到他的复信后再告。

您们要置的冰箱和录音机,我已写信给我大侄女贾晓林夫妇代办(他们都是七机部的工程师),不知时行如何,在念。我叫他们有眉目后,去看您或晓风商洽,不知去了没有?如还未去,我再写信,他们也很忙,常常到外地出差,办起事来可能有些拖沓。

昨日陈鸣树同志又来看我,他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那个编辑合编的《胡风著译系年目录》已正式动手。必要时,我再函介陈和您通讯,他说待他们定稿后,当寄一份,请胡先生和您审阅。

匆此

祝健!并问候一家人好!

任敏桂英附笔问候

植芳

82.2.27

四、02/28

梅志兄:

近日已发二挂号信,并各附有风兄的文章抄件,想当次第收到。

曹白的《呼吸》,前天桂英从上海图书馆借回,那是1943年3月桂林星原书屋初版本。现由桂英抄出胡先生所写的《新序》,经我校对后,随函奉上此文,如能收入《文集》才好。

接到前信后,我也写过一信给曹白,今日得到他的回信。他说:“此书再版,我是觉得没意义的,但老胡极力主张再版,为了友情,我只得同意了。”这是他的谦虚,也是对友情的怀念和感激之词。我大略翻阅了一遍,觉得从各方面说——无论政治的历史的,现实的或更是从艺术和文学水平上说,此书都应该再版,甚至争取两版,人民文学既然愿意承印,那真是阿弥陀佛,再好不过了。

这本印本是土纸本,复制困难,而且属于海内孤本之例,图书馆也不答应用它复制。我想有空去看看他或请他来复旦一叙,把书交给他找人抄写。

匆此

祝健!并问候风兄及全家好!

任敏桂英附笔问候

贾植芳

82.2.28

五、03/13

梅志兄:

今晨收到您和晓风的信,以及《儿童文学》,得悉风兄病体大有进步,可以和朋友聊天。我们都有欣慰。现趁王戎兄进京之便,给您们带去一些上海吃食,尤其风兄喜欢吃的上海酥糖。

曹白兄已来过两次,《呼吸》他还来了,说是先请支部书记看了三天。书记说,这写的是过去的事了,出版没有啥意思。我认为这种官话毫无意义,还是劝他整理整理出版,并

且最好采集一些抗战前的旧作,能加些新作更好,使内容更丰盛一些。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又说,现在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除非老胡编杂志,才写云云。那天任敏为顾征南女儿的婚事出去奔走去了,我们两个喝了两盅酒。他说,没有人抄,要我找人。第二天,我着桂英找学校图书馆管复制的同志想办法,他仍已答应代为复制。这个土纸本恐怕复制的不会清楚。我想等复制好了再交给他,由他去修改和增补不清楚的地方。这样,虽然花了几个钱,却是省事省时。

你们买录音机的事,不知进行如何。我已写信给李辉,要他去找晓林进行。李辉年青好学,也能写写译译,请您和胡先生对他多加教育帮助,有些难事,就请他跑跑腿。

我近接北京文研所通知,上海三个单位编的郭沫若材料,由我和他们的两个干部组成责任编委,在上海审稿。所以又要为这些额外负担忙一阵子。时间就这样七搭八搭地过去了,实在没有法子。

陈鸣树等两同志的著译系年已在动手,晓风信上说,上海师院也有人编,就叫他们各编各的吧。能多出几种最好。

匆此

祝健!

我们全家三口问候胡先生和晓风姊妹好!

力

82.3.13 夜

附去我和卢鸿基兄全照一张

又《解放日报》文,既然记得是51年3、4月的事,那在此查了再说。这里只是举手之劳,省得在京辗转,去找麻烦。

六、04/10

梅志兄:

刊物《丑小鸭》^①及来信均收阅。王戎回沪,绿原兄又来沪,畅叙之下,得悉您们全家近况,不胜欣快。尤其是风兄健康情况比在沪上时大有进步,可以正常地工作和生活。这情况真使人喜出望外,视为一大胜利。只是他已上了年纪,已是久病之后,万不可过于劳累,工作时间切不可过长,要适可而止,注意休息和营养。您和晓风姊妹要多加劝阻、多加照护。

风兄为青年诗人改文和写评论的事^②,早有所闻(他在成都写信时也提过),现在才看到文章,令人十分感动。而那青年诗人为此而写的那篇文章,也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真是情文并茂。只可惜编者对风兄原信作了些删节,是美中不足,令人不快。

^① 当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学》杂志社主办、青年文学月刊《丑小鸭》,1982年1月创刊于北京,严文井任名誉主编。

^② 1979年夏天,诗人雷抒雁写了一首悼念张志新烈士的诗作《小草在歌唱》,发表于《诗刊》8月号,旋即引起轰动。胡风在读到诗作后,非常激动,化名“宴敖”给《诗刊》及雷抒雁去信(两年后雷抒雁才读到此信),表示赞赏,并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在致雷抒雁的信中,胡风这样说:“把这些感应寄给编辑部和你,决不是修改什么缺点,而是请你们看看在一个读者的感情上引起些什么反映。如有一两点可供参考,那写信者就可以大减轻狂妄的责任了。”参见胡风:《读雷抒雁诗〈小草在歌唱〉随感》,最初发表于《丑小鸭》1982年第2期,后收入《胡风全集》(7);及雷抒雁:《感谢胡风同志帮我改诗歌》,收入《雷抒雁散文随笔》,作家出版社2002年。

曹白兄我们碰过几次头,我在上图借到一本43年桂林版《呼吸》,已代为复制好了,他也作了校改。经过炳中兄的努力,上海出版当局已批准由文艺出版社印行,并将编辑任务交给该社编辑王聿祥负责。王是我的学生(54年毕业,55年受到冲击,被定为所谓“影响分子”),他奉命后已找过曹白,并由他找到一本38年上海海燕版,我请他再细校一遍。初版内有一篇文章(说是记述谭震林的),桂林版未收,他已征得曹白同意,代为抄录收入。这样,这本书就更加恢复了旧观了。曹白兄说,《呼吸》要保持原状印出,他战前写的那些文章(我已代他找到《中流》上的几篇),想再写出新的,拟在1985年再印一本。这个使《呼吸》原封不动地印出的意思,使我很受感动。我和他虽然结交不多,但他实在是个真实的人,他第一次在我家和我喝酒(他也能喝几杯),我劝他还要多写,他却说:“胡风编杂志我就写。”他是很珍惜友情的,也是尊敬历史的,这在世风浇漓的今日,更是难能可贵。王聿祥说,争取能在年内发排,但出书恐怕到明年了。

上海新华社为对外宣传,写了我的一份采访稿。他们发出后我才看到稿子,文字上有些出入,由桂英抄了一份,寄您们一阅。

孙铤兄处收有我和炳中的那两本书,希望能寄来,我不知道他的住处,无法写信。不过他说的什么历史书,我却记不得是什么书了,反正我过去的书已无存余,找到一本也好。

上海师院的吴晓明同志,也就是晓风信上说的那位在编“胡风著译系年”的青年人,前曾给我来过一信,预备把稿子送来。他也听说上海另有人编这类书的事(他听说我在主持,其实是李何林先生的高足陈鸣树,受文艺出版社之托和那里的一个编辑合编,陈在这里教鲁迅研究,最近才提升为副教授,出过些有关鲁迅研究的书和文章),想合伙来编。我看还是各编各的,各有千秋,扩大些影响为好。我已函复他,请他来一晤。陈鸣树编的那本,已在动手,我把日本人的一些资料提供给他作为参考。又据日本资料所载,风兄的那位去年来过信的旧友本多秋吾先生,曾在日本《读卖新闻》的昭和33年(即1958年)1月1日这一天,发表过一篇题为《周扬氏与胡风问题》的文章,如果他还继续有通讯关系,不妨请他复印一份寄来参阅。

路翎兄的长篇小说第九章,炳中起了个题名,我前寄南京《钟山》,他们说,他们以发表中篇为主,不登长篇选载。我又寄到贵州的一个大型刊物《创作》,那里有一个同学管事,想来有些希望。

我整天都忙忙碌碌,一天下来,又觉得十分空虚。但总还想挣扎一下,写点回忆之类的东西留在世上,不辜负在这个人间白白辛苦一生。

绿原兄回京时,托他带去您们去年来沪照片数张(放大的)。又带了些小号的,分送京中牛汉、路翎诸兄,想该都收到了。李辉来过几封信,他工作定了。我就放心了。请风兄和您对他多加教诲。

匆此

祝健! 问候风兄和全家好。

任敏桂英附笔问候。

芳

82.4.10

梅志兄：

来信收悉。看到风兄的近照，照得很好。这不只是新华社记者技术高明，而是他的精神状态，比去年在上海或初回北京时期大不一样了，更正常了。这从他面部的神态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来。昨晚在炳中兄处，看到您寄他的那一张，尤其逼真、真实，更可以看出他已完全恢复正常的身体状况。我们家里人和在沪的朋友都为他的健康转向常态，额手相庆。

您要的那些报刊材料，当设法一一找到。《工作与学习丛刊》共四本，上图有收藏，只是您说的香港《光明日报》，似为《华商报》之误。据我的记忆，因为《光明日报》，似乎在解放后才在北京创刊，香港当时并无这个名称的报纸，只有查后再说。这个时期的香港报刊，上海查之不易，因为40年代时期，上海是日寇占领区，而在48年以后，因为迫近解放，香港进步报纸进入上海不易。如果上海查不出，我再托广州中山大学查，那里或可查出。

茅盾在香港编的《笔谈》共出七期，上海书店有复制本。今天已着桂英去中文系取回。他抄录一份胡先生在该报各期所发表的文章题名，现随函奉上。请晓风查对一下，凡是没有收入过他的文集的文章，请把目录寄回，再着桂英抄录。另外，我们这里的工作同志，在她们查阅旧报刊的工作中，也随手记下一些所见到的胡先生文章题名。由任敏专册记录下来，现也由桂英随手抄出。凡是不见于他过去所印各种文集的题目，也请抄出寄回，再按图索骥地查抄原文。

我们希望这次出他的文集，内容务必要全一些，多一些，还应包括他早期的一些文章。日本人（如近藤龙哉^①）写的研究他、为他辩护的文章，很注意这个历史的材料（文章）。除去年任敏她们抄给您的那两篇外，我近来又发现1922年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写的一篇题为《杂感之则》的杂文（用本名张光人），当着桂英得便去上图抄回。

炳中、满子二人今日将离沪南行。昨晚在炳中家，大家喝了一通酒。炳中本来约曹白来，他儿子电话说，他父亲滞京未归，所以不能来。他们夫妇去京我事先不知道。前好些日子，约我们全家和炳中兄在他家便饭，这以后再未谋面。昨听炳中说，文艺出版的头目竟然要把风兄为《呼吸》写的《小引》或《序文》抽出去，实在令人愤怒。真是岂有此理，这事必经力争，不能由他胡作非为。曹白兄为《呼吸》新版写的序文或后记，如能在北京见报才好。这也是给丁某之类的人一点颜色。《人民日报》如有困难，就先《光明》刊出也好。记得50年代，新文艺出版社把风兄为《生死场》写的《后记》砍掉，现在新印的《生死场》不是恢复了吗？这样可悲可笑的历史趣剧，还是不要再演了。我们俱愿当政诸公开明些，不要再和中央的英明措施横生枝节了。

王元化兄前周曾来复旦中文系为师生做过一次讲演。这是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去年冬天我们曾应邀去他家喝酒，大家又不时有所接触，费明君家属的善后落实政策事，他曾大力帮了忙，我很感激他。您家买录音机事，我已函李辉具体办理，取货交款，就请他和白绪德办理接洽，他在学校时就认识绪德和晓林。

^① 近藤龙哉，日本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述有《胡风研究札记》《〈文学杂志〉与〈文艺月报〉》《“文艺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与胡风》《胡风与矢崎弹——以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杂志〈星座〉的尝试为主》。

匆此，
祝全家好！
任敏桂英附笔

芳
82.5.20

又，路翎兄那本长篇之一章。我已送贵州大学刊物《创作》，他们已决定在第三期刊出，4月发稿。那一个管事的是复旦的一个同学。

八、08/26

梅志兄：

来字及稿子均早收读，风兄的文章我已转寄《艺坛》，请他们排在今年的第四期内。杂志比文学报流通的范围要广些，而且这个文学报的名声不好，世人称之为“棍子报”，以少沾惹为佳。

我近接山西作协请柬，那里要我去开赵树理讨论会，这是我的职业要求，同时也想回老家看看，所以决定日内动身去太原。在那大约有一个礼拜左右的停留。在返沪途中，我拟再路经北京，藉此去看您们和京中的朋友，那时再面叙一切。

祝健！并问候风兄和全家好！任敏附笔

力
82.8.26

九、09/10

梅志兄：

我已于昨日（9日）上午乘机安吉返沪，离京前一日，本拟再去您们那里走走，终因杂事所累不果，我已嘱凯林（就是那天引我去您家的我那个侄女）代为电告，这次在京逗留时间短促。但总算看了您们的新居，尤其是看到风兄身体健朗，精神完全恢复，真是令人高兴之至。我回来后和任敏说及，她也非常兴奋，看成一件大喜事。

回来后看《艺坛》的李平来信。他对风兄《悼萧红》文中，提出两点疑问，第一点“悄吟”，想是抄错了；第二点，我还不能记清楚，兹随信附上他的原信，请您阅后把情况告我。我再转告他，或由您直接答复他，争取这篇文章在本年四季度能和读者见面。

学校已开学，事情堆了许多，看样子还得忙上年把，我才能腾出来自己做些该做的事。今日下午王戎在我这里喝酒，我们准备下礼拜内进市看看曹白、耿庸他们。据任敏说，在我离沪期间，《呼吸》的责任编辑王聿祥曾来过家里，他说该书稿已上达到丁景唐那里，还无消息。看样子，还待打通关节，才能得到早点发排和出书的可能。对这些“出版官”，真奈何他们不得，还得讲些“斗争哲学”才成。匆此不一

并祝

健好！问候风兄及全家好！任敏、贾英附笔请安。

芳
82.9.10 夜

十、11/12

梅志兄：

回沪后曾写一信。曾卓兄前不久来沪。我们大家欢聚了两天，也从他那得悉您们的一些近况。前几天，老耿来信说，您给西海有信并附来风兄一文，听了很高兴。他可以连续做文，说明身体和精神都有进步。曹白兄前两周约我们去他家里吃饭，我又碰到《呼吸》的责任编辑（我的一个学生）。据说，稿将发排，保留了风的序文。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在书前加入了一张曹白照相和一页手迹，他们那里已经通过了，但出书恐怕要到明年了。守梅^①的那本《第一击》，福建出版社已来信催稿，只等老耿的序了。原书早已复制好（其中请人抄了一部分）。今天接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来讯，要路翎兄的地址，我已抄去了。前一个月他们来了两个编辑，问讯“嘉陵江传奇”的出处？因为6月间我在厦门曾和该社负责人谈过，建议他们出版这个未印行过的中篇小说，看来他们有了意思，但愿也能如愿出版，是人民和时代公正的评价。这些朋友的劳绩，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想这也是我们身临暮年的一种责任。翎兄那篇小说，贵州的《创作》本年第三期已登了，题目是老耿加的。文前的那段文章原是老耿写的，现在用编者名义印出。不知您们见到书否？

我这里有三个研究生，一个进修生，再加一些杂事。总是忙来忙去，静不下来，也就写不出来。前年住在小楼上，写了两篇触景生情的小文。《羊城晚报》的驻沪记者要去，据说登出一篇（一篇未登的题目为《屋檐下的花》），我着桂英到学校找了两张，现寄上一张，请您们一阅。那本旧译《契诃夫手记》，已在浙江出书，日内当寄上几本，送至您们和京中的朋友们，也算个纪念。卢鸿基上周来沪看画展，留下赠您们的海南岛大海螺一只，等有便人进京，再带去。

我本来选好在12月去广西大学讲课，因为近得信明年3月要去桂林开会，就准备那时再去，先到桂林后去南宁，日下就不去了。

我们这里的一位教师（李何林先生的研究生），前些日子送我一部《胡风著译系年目录》（编者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两个老工作人员），虽然也收集了不少条目，但仍然很不够。甚至解放后的报刊文章都未收全，二十年代的更未见收，还有不少是登在《时事类编》上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论文的译文条目，我过去未注意及此，不知是否是风兄译的？不能确定。我想必要时，还是请他们把稿子寄到北京。好在风兄精神好了，可请晓风和晓山和他核对一下，这样的书，应该十分郑重才好。

任敏前些日子发现右臂发麻。经医生诊视，发现是高血压所致，检查眼睛的结果，也发现一般性的动脉硬化的现象。经过两周的服药治疗和生活饮食上的改革，血压算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从来不生病（除过头脑热、伤风咳嗽），是些医盲，发现了这些病况，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庸人自扰。但这种精神状态现在成为过去了，但由此使我想到，我们到底老了，身体饮食和休息不能漫不经心了。同时还要赶紧做点事才行，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们都处在冬眠状态，在噩梦中度过了。我这里带的研究生，一个已在八月份赴美，年底还走一个，明年再走一个。因此，我就可以有些时间做事了。

王戎兄因为家庭纠纷（和他同住的一对侄儿媳），现住在南通，大概要住一个时期，那

^① 阿垅，原名陈守梅。